

詩源辯體卷之二 楚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嚴滄浪云風雅頌既亡。一變而為離騷。屈宋楚辭總名再變而為

西漢五言。愚按三百篇正流而為漢魏諸詩。詳見下卷別出

而乃為騷耳。胡元瑞云昔人言詩文之有騷賦猶草木

之有竹禽獸之有魚難以分屬。然騷實歌行之祖。賦則

比興一端要皆屬詩近之。已上七句皆元瑞語以

朱子云詩有六義。楚人之詞亦以是而求之。其寓情草木

託意男女以極遊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其敘事陳情

感今懷古不忘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其語事神歌

舞之盛則幾乎頌矣。賦則如騷經首草之云也。比則香草惡物之類也。興則託物興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屬也。然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而比賦多。要必辨此而後詞義可尋。上已

朱子語 祝君澤云：騷人之賦與詩人之賦雖異，然猶有古

詩之義。辭雖麗而義可則詩人所賦，因以吟詠情性也。騷人所賦亦以其發乎情也。其情不自知而形於辭，其辭不自知而合於理，情形於辭，故麗而可觀，辭合於理，故則而可法。愚按詩騷之變，斯並得之。

祝君澤云：屈宋之辭，家傳人誦，尚矣。刪後遺音，莫此為古。

者以兼六義焉爾。賦者賦即騷也誠能雋永於斯，則知其辭

所以有無窮之意味者。誠以舒憂泄思，粲然出於情，故

其忠君愛國，隱然出於理，自情而辭，自辭而理，真得詩

人發乎情，止乎禮義之妙。豈徒以辭而已哉。如但知屈

宋之辭為古，而莫知其所以古，及其極力摹倣，則又徒

為艱深之言，以文其淺近之說，摘奇難之字，以工其鄙

陋之辭，汲汲焉以辭為古，而意味殊索然矣。夫何古之

有。又云：賦之為古，亦觀六義所發何如耳。若夫霧縠組

麗，雕蟲篆刻，以從事於侈靡之辭，而不本於情，其體固

已非古。况乎專尚奇難之字，以為古，吾恐其益趨於辭

之末而益遠於辭之本也。味君澤之說則近代之爲騷者可知矣。

胡元瑞云四詩典則雅淳。國風二雅及頌自是三代風範宏麗之

端實自離騷發之。劉勰云離騷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

家之前。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祇敬。典誥之體

也。譏桀紂之猖狂。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

喻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

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于風雅者也。至

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鴉鳥媒娥女。詭異之辭

也。康回傾地。夷羿弊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

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

坐。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爲歡。

荒淫之意也。擿此四者。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

以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

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按淮南王。

宣帝。楊雄。王逸。皆舉以方經。而班固獨深貶之。勰始折

衷。爲千古定論。蓋屈子本辭賦之宗。不必以聖經列之

也。

屈原離騷。朱子謂其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而馳騁於變

風變雅之末流。即劉勰言異乎經典者也。爲醇儒莊士所羞稱。此語

言波辨骨 卷之二
實不爲謬。焦弱侯極詆之。謂豈變風變雅。非孔子所刪定。而醇儒莊士。能舍忠君愛國以爲道耶。至又不欲以怨憤傷原。而謂其指一歸於平淡。愚按屈原之忠。忠而過。乃千古定論。今但以其辭之工也。而謂其無偏無過。欲強躋之於大聖中和之域。後世其孰信之。此不足以揚原。適足以累已耳。

王元美云。騷辭所以總雜重複。與寄不一者。大抵忠臣怨夫。惻怛深至。不暇致詮。亦故亂其緒。使同聲者自尋。修郗者難摘耳。愚按騷辭雖總雜重複。與寄不一。細繹之。未嘗不聯絡有緒。元美所謂雜而不亂。復而不厭。是也。

學者苟能熟讀涵泳。於窈冥恍惚之中。得其脈絡。識其深永之妙。則騷之真趣乃見。後人學騷者。於六義亦未嘗缺。而深永處實少。此又君澤所未悉也。

凡讀騷辭。得其深永之妙。一倡三歎而不能自己者。上也。得其窈冥恍惚。漫衍無窮。可喜可愕者。次也。得其金石宮商之聲。琅琅出諸喉吻。而有遺音者。又次也。否則但如嚼蠟耳。

屈原遠遊較離騷更爲聯絡。而文采亦完。文選不錄。不可曉。司馬相如大人賦。雖倣遠遊。然好以奇難爲工。後人幾不能讀矣。

屈原九歌本祀神之辭。中惟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四章。或有寄意於君臣之間者。餘數章。則直祀神耳。註家必欲謂屈子事事不忘君。故每每穿鑿強解。意以為必如此。乃不妄作。遂使古人文字。牽纏附合。愈讀愈晦。則註家之過也。知此。則可以觀陶杜矣。

九歌國殤一篇。聲悍氣峻。鐸若金鐵。與諸作不同。正足為毅魂鼓勇。

離騷宏麗。九歌秀美。然九歌可學。而離騷不易學也。國朝諸先輩競力為騷。紛紛摹擬。一時屈子羣然在目矣。

屈原九章不如九歌。九章涉江哀郢。為勝。文選錄涉江。而

滄浪取哀郢。各有意。然九章較離騷。九歌制作多有不類。即涉江哀郢最工。而文又甚顯。疑未必皆屈子所為。至如惜往日云。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悲回風云。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是豈屈子口語耶。蓋必唐勒景差之徒。為原而作。一時失其名。遂附入屈原耳。註家強解可笑。

屈原卜居思若湧泉。文如貫珠。妙不容言。漁父警絕稍遜。而整齊有法。皆變騷入賦之漸。故文選特錄之。張中山云。卜居漁父。意淺語膚。疑是偽作。其憤謬至此。

張中山說天問云。原見放屏居。咄咄無聊。雜憶往古。隨筆

詰問。若曰人不足問。故呼天而問之。且其命辭樸拙。斷非漢以後人所能道。但篇中雜沓參差。讀者費解。舊說謂見宗廟圖畫而問。恐壁間未必畫此種種。愚按中山說楚辭。每多謬戾。惟此庶爲獨得。

宋王九辨較屈原九歌。雖若流利。而氣似稍劣。惟卒章氣甚雄沛。然諸篇與屈子另爲一手。焦弱侯謂語類自傷。當出原作。非也。

宋王九辨舊分爲十一章。前五章從文選所定。無疑。後自霜露慘悽。至信未達乎從容。爲第六。自竊美申包胥之氣盛。至不得見乎陽春。爲第七。自靚杪秋之遙夜。至蹇

淹留而躊躇。爲第八。自何汜濫之浮雲。至亦多端而膠加。爲第九。自被荷裊之晏晏。至妬被離而鄣之。爲第十。自願賜不肖之軀。至末。爲第十一。朱子更定爲九章。以實九數。以霜露慘悽。合竊美申包胥爲一章。以何汜濫之浮雲。合被荷裊之晏晏。至下暗漠而無光。爲一章。以堯舜皆有所舉任。合願賜不肖之軀。爲一章。其論以何汜濫之浮雲。與後卒壅蔽。此浮雲相應。宜爲一章。願賜不肖之軀。以下。不屬前章。則前段無尾。後段無首。而不成文。愚謂朱子以此解論孟之書。則可。非所以說騷也。且以霜露慘悽。與竊美申包胥爲一章。尚或可從。至被

荷裊之晏晏與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皆顯然起語安得插入胷腹耶且屈原九歌實十一章故知九數外別自有附入者不必於九辨致疑也今以霜露慘悽合竊美申包胥從朱餘復以被荷裊之晏晏至下暗漠而無光爲一章他悉如舊仍定爲十一章

宋玉九辨多傷歲時搖落年命將衰放棄無成之意要各有所爲未必皆爲屈原也漢人惟東方朔七諫劉向九歎爲屈原作他如賈誼惜誓嚴忌哀時命王褒九懷亦各有爲王逸穿鑿悉以爲爲原而作且如哀時命云子胥死而成義兮屈原沉於汨羅九懷云伊思兮往古亦

多兮遭殃伍胥兮浮江屈子兮沉湘是豈爲原作耶

宋玉招魂乃屈原既死而宋玉招之舊說皆以爲屈原放斥玉慮其魂魄將散故作招魂以招之朱子又云荆楚之俗或以是施之生人玉遂因其國俗以招之也爲此說者蓋因其篇首數語有未明耳其曰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此正屈原既死宋玉託原詞以訴上帝故帝遣巫陽以招之也言長離殃而愁苦則平生軼軻與懷沙赴江俱在其中矣二千年醉夢未醒可發一笑

宋玉招魂語語警絕唐勒大招舊以為景差作胡元瑞考定以為唐勒雖倣

其體制而文采不及文選取招魂而遺大招是也朱子

謂大招於天道詘伸動靜若粗識其端倪於國體時政

又頗知所先後遂以為勝招魂此儒者之見非詞家定

論也。

屈宋楚辭為千古詞賦之宗不特意味深永而佳句可摘

然有秀雅之句有瑰瑋之句屈原如余既滋蘭之九畹

兮又樹蕙之百畹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

落英製芰荷以為衣兮蘘芙蓉以為裳瑤席兮玉

璫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望

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

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

聊逍遙兮容與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沉

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蘼蘭兮青青綠葉

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

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

知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采三秀兮

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

不得聞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

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宋玉如沈寥兮天高而氣清

宗蓼兮收潦而水清。淨 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宗漠而

無聲。鴈雖離而南遊兮。鴟雞啁哳而悲鳴。皆秀雅之

句也。屈原如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

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

而勿迫。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

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

羊。駕八龍之蜿蜿兮。載雲旗之委蛇。據青冥而攄

虹兮。遂儵忽而捫天。擘彗星以為旂兮。舉斗柄以為

麾。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玄螭蟲象並出進

兮。形蜺虬而透蛇。經營四荒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

兮。降望大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

而無見兮。聽悄悄而無聞。超無為以至清兮。與泰初而

為隣。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

凍雨兮灑塵。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水橫波。魚

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為兮水中。子交手

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

杳冥冥兮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雷填填兮雨

冥冥。猿啾啾兮狔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

離憂。宋玉如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遊志乎雲

中。察精氣之搏搏兮。騫諸神之湛湛。驂白霓之習習兮。

言源辨骨 卷之二
歷羣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芟芟兮。右蒼龍之躍躍。屬雷師之闐闐兮。道飛廉之衙衙。前輕鯨之鏘鏘兮。後輜橐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皆瑰瑋之句也。後人爲楚辭者。但能竊其糟粕。餽成篇。至其佳句了不可得矣。

朱子楚辭註。較王逸簡淨明白。讀之頗爲連屬。然亦互有得失。至離騷以四句爲一章。不免穿鑿耳。張中山刪註楚辭。於朱註一語不錄。已甚失之。又謂離騷原不用韻。強叶者非。則似於騷辭初未窺一斑也。

嚴滄浪云。楚辭惟屈宋諸篇當讀。外惟賈誼懷長沙。不見楚辭

淮南王招隱操。嚴夫子哀時命。此外亦不必也。愚按諸篇而外。尚有賈誼惜誓可讀。其他摹倣盜襲。無一警語。全如方朔初放。王逸逢尤。益又卑下矣。

胡元瑞云。騷與賦句語無甚相遠。體裁則大不同。騷復雜無倫。賦整蔚有序。騷以含蓄深婉爲尚。賦以誇張宏鉅爲工。又云。騷盛於楚。衰於漢。而亡於魏。賦盛於漢。衰於魏。而亡於唐。求騷於漢之世。其招隱乎。求賦於魏之後。其二都乎。愚按屈原卜居漁父。宋玉招魂。唐勒大招。皆賦體也。相如大人賦。宜春宮賦。班固幽通賦。張衡思立賦。皆騷體也。學者不可不辨。以下二則論騷賦之不同

胡元瑞云。世率稱楚騷。漢賦。昭明文選。分騷賦為二。歷代因之。名義既殊。體裁亦別。然屈原諸作。當時皆謂之賦。漢藝文志所列詩賦一種。而無所謂騷者。首冠屈原賦。二十五篇。自荀卿宋玉。指事詠物。別為賦體。楊馬而下。大演波流。屈氏諸作。遂俱係離騷為名。實皆賦一體也。此論前人所未發明。

予少不曉事。謂古人於詩文自無不能。後讀毛詩序。與兩漢文筆大異。讀荀卿詩賦。與三百篇。屈宋之辭。大異。乃知後世之儒。於詩文自有不能。非止有善有不善也。王元美云。荀卿成相諸篇。便是千古惡道得之。此一則附論荀卿詩

賦

祝君澤云。子虛。上林。兩都。二京。三都。首尾是文。中間乃賦。世傳既久。變而又變。其中間之賦。以鋪張為靡。而專於辭者。則流為齊梁。唐初之俳體。其首尾之文。以議論為使。而專於理者。則流為唐末及宋之文體。性情益遠。六義漸滅。賦體遂失。又云。俳體始於兩漢。漢漸入於俳也律體始於齊梁。俳者律之根。律者俳之蔓。陳后山云。俳體卑矣。而加以律。律體弱矣。而加以四六。此唐以來進士賦體之所由始也。愚按古今賦體之變。此為盡之。此一則論賦體之變

胡元瑞云。世率稱楚騷。漢賦。昭明文選。分騷賦為二。歷代因之。名義既殊。體裁亦別。然屈原諸作。當時皆謂之賦。漢藝文志所列詩賦一種。而無所謂騷者。首冠屈原賦。二十五篇。自荀卿宋玉。指事詠物。別為賦體。楊馬而下。大演波流。屈氏諸作。遂俱係離騷為名。實皆賦一體也。此論前人所未發明。

予少不曉事。謂古人於詩文。自無不能。後讀毛詩序。與兩漢文筆大異。讀荀卿詩賦。與三百篇。屈宋之辭。大異。乃知後世之儒。於詩文自有不能。非止有善有不善也。王元美云。荀卿成相諸篇。便是千古惡道得之。此一則附論荀卿詩

賦

祝君澤云。子虛。上林。兩都。二京。三都。首尾是文。中間乃賦。世傳既久。變而又變。其中間之賦。以鋪張為靡。而專於辭者。則流為齊梁。唐初之俳體。其首尾之文。以議論為使。而專於理者。則流為唐末及宋之文體。性情益遠。六義漸滅。賦體遂失。又云。俳體始於兩漢。漢漸入於俳也律體始於齊梁。俳者律之根。律者俳之蔓。陳后山云。俳體卑矣。而加以律。律體弱矣。而加以四六。此唐以來進士賦體之所由始也。愚按古今賦體之變。此為盡之。此一則論賦體之變

詩源辯體卷之三

漢魏總論 漢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三百篇始流而為漢魏國風流而為漢十九首蘇李魏三

祖七子之五言

王欽佩謂漢魏變於雅頌唐體沿於國風此但以古律聲氣求之然魏人五言

如子建贈白馬王及仲宣公謙從軍等作實出於雅則又不可不知

雅流而為漢韋孟韋

玄成魏曹植王粲之四言頌流而為漢安世房中武帝

郊祀魏王粲太廟頌俞兒舞之雜言然五言於風為近

而四言於雅漸遠雜言於頌則愈失之故鍾嶸詩品止

於五言而昭明文選亦不及乎雜言也胡元瑞云國風

雅頌並列聖經第風人所賦多本室家行旅悲歡聚散

感歎憶贈之詞。故其遺響。後世獨傳。雅頌閎奧淳深。莊嚴典則。施諸明堂清廟。用既不倫。作自聖佐賢臣。體又迴別。三代而下。寥寥寡和。宜矣。魏詩較漢有同有異。以下總論論漢魏之同者。

至下卷始分別矣。

漢魏五言源於國風。而本乎情。故多託物興寄。體製玲瓏。

為千古五言之宗。說見國風論第三則。詳而論之。魏人體製漸失。

晉宋齊梁。日趨日亡矣。

漢魏五言本乎情興。故其體委婉而語悠圓。有天成之妙。

五言古惟是為正。詳而論之。魏人漸見作用。而漸入於

變矣。

漢魏五言委婉悠圓。於國風為近。此變之善者。使漢魏復

為四言。則不免於襲。不能擅美千古矣。胡元瑞云。四言

盛於周。漢一變而為五言。體雖不同。詞實並駕。乃變之

善者也。語誠有見。然不免或過。說見十九首論中。

漢魏五言雖本乎情之真。未必本乎情之正。說見十九首論中。故

性情不復論耳。或欲以國風之性情論漢魏之詩。猶欲

以六經之理論秦漢之文。弗多得矣。

漢魏五言委婉悠圓。雖本乎情。然亦非才高者不能。但有

才而不露耳。以十九首蘇李曹植王劉與趙壹徐幹陳

琳阮瑀相比。則知非才高者不能也。

漢魏五言。委婉悠圓。其氣格自在。不必言耳。或欲於漢魏專取氣格。故必先蒼莽古質。而後委婉悠圓。如所謂曹建之類。詳見曹公詩論中。是慕好古之名。而不得其實者也。昭明文選。庶幾得之。

趙凡夫云。古詩在篇不在句。此語人未易曉。漢魏五言格不同而語同。語不同而意同者。實多。予日夕諷詠。初不覺也。後見人一一檢出。方盡知之。然不知九方相馬。天機竟在何處。

古詩歌不當以小疵棄之。漢魏五言中亦有意思重複。詞語質野。字句難訓。雖非可法。不害為古。又如青青河畔

草。一連六句用疊字。正見天成之妙。

漢魏五言渾然天成。初未可以句摘。晉宋而下。工拙方可

以句摘矣。嚴滄浪云。漢魏古詩。氣象渾淪。一本作混池。非。難以

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是也。王孝伯稱古詩所遇無故

物。焉得不速老。為佳句。蓋論理意耳。以下七則論漢魏詩與後代不同。

胡元瑞云。滄浪謂古詩氣象渾淪。難以句摘。此但可言漢

若高臺多悲風。明月照高樓。思君如流水。皆建安語也。

子桓。子建。如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秋蘭被長阪。朱

華冒綠池。句法字法。稍稍透露。予按十九首。如思君令

人老。磊磊澗中石。同心而離居。秋草萋以綠。與子建高

言派精體 卷之三
臺多悲風等。本乎天成而無作用之跡。作者初不自知耳。如子桓丹霞夾明月等語。乃是構結使然。必若陸士衡輩有意雕刻。始可稱佳句也。

漢魏五言爲情而造文。故其體委婉而情深。顏謝五言爲文而造意。故其語雕刻而意冗。呂氏童蒙訓云。讀古詩十九首。及曹子建諸詩。如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之類。皆思深遠而有餘意。言有盡而意無窮。學者當以此等詩常自涵養。自然下筆高妙。呂氏之所謂意卽予之所謂情也。

漢魏五言深於興寄。故其體簡而委婉。唐人五言古善於敷陳。故其體長而充暢。

漢魏五言聲響色澤無跡可求。至唐人五言古則氣象崢嶸。聲色盡露矣。

或問漢魏詩與李杜孰優劣。曰。漢魏五言深於興寄。蓋風人之亞也。若李杜五言古以所向如意爲能。乃詞人才子之詩。非漢魏比也。讀漢魏詩一倡而三歎。有遺音矣。漢魏古詩盛唐律詩其妙處皆無跡可求。但漢魏無跡本乎天成而盛唐無跡乃造詣而入也。或以漢魏無跡亦造詣而入者。豈漢魏亦如唐人日鍛月鍊千百成帙而有階級可升耶。秦漢與唐宋人文章亦然。

漢魏人詩。自然而然。不假悟入。後之學者。去妄返真。正須以悟入耳。嚴滄浪云。漢魏尚矣。不假悟也。又云。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漢魏盛唐之詩。則第一

義也。已上七句俱滄浪語。以下九則論學漢魏之詩。

漢魏人詩。自然而然。不假學習。後之學者。情與不足。風氣亦漓。苟非專習凝領。不能有得耳。胡元瑞云。兩漢詩。未嘗鍛鍊。求合。而神聖工巧。備出天造。今欲為其體。非苦思力索所辦。當盡取其詩。玩習凝會。風氣性情。纖屑具領。若楚大夫子。身處莊嶽。庶幾齊語。已上十二句俱元瑞語。元瑞於漢魏見其異而不見其同。故言兩漢而不及魏。

或問予元美有云。西京建安。其體不宜多作。多不足以盡變。而嫌於襲。然則漢魏詩不當學耶。曰。漢魏詩。非不當學。但不可倉卒為之。多作。則倉卒而嫌於襲矣。元美不云乎。西京建安。似非琢磨可到。要在專習凝領之久。神與境會。忽然而來。渾然而就。無岐級可尋。無色聲可指。是也。故專習凝領。而神與境會。乃足以盡變。倉卒琢磨。而神與境離。則嫌於襲耳。

漢魏人詩。本乎情興。學者專習凝領。而神與境會。即情興之所至。否則不失之襲。又未免苦思。以意見為詩耳。如阮籍詠懷之作。亦漸以意見為詩矣。予學漢魏二十年。

始悟入焉。

何元朗云。古詩有託諷者。其詞曲而婉然。終始只一事。而首尾照應。血脉連屬。今人但摹倣古人詞句。餽飭成篇。血脉不相接續。復不辨有首尾。讀之終篇。不知其安身立命。在於何處。愚按古今學漢魏者。惟于鱗為近。然代從軍。公讎。不免於襲。送元美答俞仲蔚。又不免以意見為詩。其他諸人。則多如元朗所云爾。乃知漢魏之詩。誠不易學也。

學漢魏詩。惟語不足以盡變。其興象不同。體裁亦異。固天機妙運。無方耳。譬如學古人畫。苟一筆不類。便非其人。若必摹倣某幅而為之。則是臨畫。非作畫也。故凡學漢魏詩。必果如出漢魏人手。至欲指似某篇。無跡可求。斯為盡變。此非專習凝領。而神與境會。弗能及也。于鱗十餘篇。庶幾近之。

古之於律。猶篆之於楷也。古有篆無楷。故其法自古。後人既習於楷。而轉為篆。故其法始敝。漢魏有古無律。故其格自高。後人既習於律。而轉為古。故其格遂降。學者但須專習凝領。庶幾克復耳。或言學古不必盡似。此殊為學古累。果爾則自出機軸可也。學古豈容不類耶。與總論胡

元瑞云一則及今人作詩一則參看

漢魏晉宋之詩體語各別。今或以漢魏之體而用晉宋間語。雕刻語摘見是猶以虎豹之質蒙犬羊之皮。人見其為犬羊。不見其為虎豹也。

古詩賦惟三百篇楚騷。未有定韻可考。漢魏兩晉則自有

古韻。東冬江為一韻。支微齊佳灰為一韻。魚虞為一韻。

真文為一韻。寒刪先與元前半截為一韻。蕭肴豪為一

韻。歌麻為一韻。庚青蒸為一韻。仄韻倣此。如平聲東冬

聲則董腫講為一韻。去聲則送宋絳為一韻。入聲則屋沃覺為一韻。他韻當以類推。至劉宋始漸

入今韻。今刻韻書謂江韻古通陽。真韻古通庚青蒸侵。

刪韻古通覃咸先。先韻古通鹽庚韻可轉為陽韻。愚按

古詩以漢魏為主。若出於漢魏之上。則吾不得而知。且

江韻通陽。僅見古樂府長歌行。用一幢字。庾信代人傷

往。用一雙字。庚韻轉為陽韻。僅見曹丕雜詩。用一橫字。

疑當時以鄉音叶入。何得據此便可通用。若諸家變體

又不可為法。且謂真韻古通庚青蒸侵。刪韻古通覃咸

先。先韻古通鹽。予實無所考。果爾則凡口吻之便者。皆

可通用。不幾於小兒學語耶。又各韻後刻古叶韻。益非

詳論周詩未則然學古詩用古韻。五言為當。而七言未宜。蓋五

言盛於漢魏。七言盛於唐也。若五言古唐體。則又不當

用古韻矣。切用修云。近世有偏強好異者。既不用古韻。

又不屑用今韻。惟取口吻之便。鄉音之叶。而著之詩。良為後人一笑資爾。予謂後人學古詩不用韻者。直是踈淺。以為古詩本不拘韻。非偏強好異也。

擬古與學古不同。擬古如摹帖。臨畫。正欲筆筆相類。朱子謂意思語脉皆要似他的。只換却字。蓋本以為入門之階。初未可為專業也。曾蒼山云。前人擬古。既用其意。又用其事。是士之盜也。斯言謬矣。至于鱗元美。於古詩樂府篇篇擬之。則詩之真趣殆盡。以下三則論擬古之詩

擬古皆逐句摹倣。則情興窘縛。神韻未揚。故陸士衡擬行行重行行等。皆不得其妙。如今人摹古帖。是也。惟江文

通雜體。擬其大畧。不做形似。則情興駘蕩。神韻自超。故倣魏文。子建。仲宣。士衡等。有酷相類者。如今人學義獻。是也。至若士衡。明遠。樂府諸篇。雖借古題。而實自成體。則又非擬古類也。

擬古惟古詩及樂府五言為難。而**鏡歌及樂府雜言為易。**蓋古詩及樂府五言體有常法。而意未可移。故擬者不能自如。而其情易踈。鏡歌及樂府雜言體無常法。而意可竄易。故擬者得以操縱。而其調易古。胡元瑞云。郊廟鏡歌似難擬。而實易。猶畫家之於佛道鬼神也。古詩樂府似易擬。而實難。猶畫家之於狗馬人物也。可謂善喻。

試觀于鱗元美所擬當自得之。

漢初樂府四言如四皓采芝操高帝諱邦字季鴻鵠歌軼蕩自

如自是樂府之體不當於風雅求之三曹樂府四言皆

出於此然采芝不知何人所作疑樂府所為以下分論漢人詩歌

高帝大風歌項籍羽垓下歌皆樂府楚聲也漢書漢武立樂府司馬遷

作史記蓋亦其時大風詞旨雖直而氣槩遠勝垓下詞旨甚婉

而氣稍不及元美謂各自描寫帝王興衰氣象是也謂帝

王興衰氣象於此而見非真有意描寫之也然二君皆非文士而大風已歌

於沛疑臣下潤色垓下則樂府潤色耳觀此其他可知

胡元瑞謂敕勒歌等原非出于文士果爾偶見一二可也若篇篇成文則無是理矣虞美人歌慷

慨足悲而語近附合疑出於偽元瑞亦嘗言之。

樂府之詩當以漢人為首馮汝言云琴操肇於上古如神

人暢南風歌之類又在仲尼前但今所傳之曲未必盡

出於古耳樂府之名自興於漢何得以此相掩已上皆汝言語

晚唐宋元諸人論詩多失之不及而國朝諸公論詩每

失之過如漢五言十九首蘇李等作晚唐宋元諸人畧

不及之而雜言房中郊祀等作國朝徐昌穀諸公則

盛推焉此過與不及也安世房中武帝郊祀雖出於頌

然語既深酷前人謂多難曉而義實卑淺魏文汲黯亦

嘗病之宋書樂志魏文帝讀安世詩無二南風化之言改曰享神歌史記時新得神馬因次為歌汲黯

進日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今按寶鼎芝房白麟赤鴈等歌皆此類也且其體多變而句甚雜王元美云郊

廟十九章失之太峻非頌詩比也唐山夫人雅歌之流調短弱未舒耳馮元成亦云房中歌雅歌之流類嶧山諸銘練時日三言之始詞騁而意放騷之變而雅之反也是其體多變也又三百篇以四言為主三言雜言間有之耳房中

郊祀或通章三言又有變至七言者是其句甚雜也元成言騷之變而雅之反當言騷之變而頌之反為是以頌準之去頌實遠
下流至王仲宣太廟頌俞兒舞今不辨其純雜察

其正變但以其深酷奇峻而獨推之是慕好古之名而不得其實者也然房中去頌雖遠恐亦非唐山夫人作或以為秦宮中內史高帝收錄之是也

安世房中去頌雖遠而語實深奧非尋常文士所及元美所謂調短弱者特以雅歌相况言之非婦人才短氣弱之謂也

周之雅頌多周公之徒所製故其體為正而其句有則語

既顯明而義實廣大漢之房中郊祀乃相如之徒所為武帝郊祀十九章使司馬相如鄒子樂等為之故其體多變而句甚雜語既深

酷而義實卑淺王叔武云雅頌不見於世久矣雖有作者微矣語甚有見

郊祀三言如練時日天馬徠華燁燁赤蛟綏等篇氣甚適邁語甚軼蕩為三言絕唱然自是漢人樂府若以頌體

求之則失之遠矣
韋孟四言諷諫韋玄成字少翁四言自効等詩其體全出大

雅然大雅雖布置聯絡實不必首尾道盡故從容自如

而義實寬廣。韋孟輩玄成先後布置，事事不遺，則矜持太甚，而義亦窘迫矣。下流至曹子建，王仲宣四言。孟諷諫十一章，在鄒六章。玄成自劾十章，戒子孫七章。章數甚明，諸家皆不能分。後人四言因遂有不分章者。

徐昌穀云：韋孟輩四言窘縛不蕩，曹公短歌行。子建來日

大難。來日大難，宋書樂志作古詞。工堪為則矣。白狼繫木詩三章亦

佳。緣不受雅頌困耳。愚按元美謂韋孟玄成雅頌之後

不失前規。元瑞謂曹公子建二詩雖精工華爽，而風雅

典刑幾盡。二詩本樂府體說見於後。斯並得之。若韋孟玄成之窘縛

者，直是先後布置，事事不遺故耳。非受雅頌困也。

古詩五言十九首。舊註詩以古名，不知作者為誰。或云枚

乘，而梁昭明既以編諸蘇李之上。李善謂其詞兼東都

中有上東門宛洛等語。非盡為乘詩。故蒼山曾原演義特列之。張

衡四愁之下。蓋十九首本非一人之詞。今姑依昭明編

次云。已上古詩註今文。選編次又不同矣。按鍾嶸云：古詩去者日以踈，四

十五首云云，則十九首與上山采薜蘿等篇皆古詩也。

昭明刪錄而為十九首耳。然中既有枚乘之詩，則當為

五言之始。

古詩十九首。鍾嶸謂其體源出於國風。劉勰謂宛轉附物。

怳悵切情是也。王元美云：十九首談理不如三百篇而

微詞婉旨。遂足並駕。是千古五言之祖。予竊更之云。十
九首性情不如國風。而委婉近之。是千古五言之祖。蓋

十九首本出於國風。但性情未必皆正。如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

為守窮賤軼軻長苦辛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其性情實未為正而意亦

時露。又不得以微婉稱之。然於五言則實為祖。先正謂

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是也。

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以漢魏較國風也。若潘陸四言

聯比牽合。蕩然無情。十九首託物興寄。情致宛然。又不

當以此論耳。王敬美云。十九首五言之詩經也。潘陸而

後。顏延年謝玄暉四言之排律也。深得之矣。

漢人五言。惟十九首觸物興懷。未嘗先立題而為之。故興

象玲瓏。無端倪可執。此外因題命詞。則漸有形跡可求

矣。魏曹王諸子雜詩亦然。

古詩十九首。乃昭明選錄。采衆人之精。故文采完美。畧無

蒼莽之態。或以此見琢磨之功者。非也。

古詩十九首而外。惟新樹蘭惠葩。步出城東門。二首可與

並駕。上山采蘼蕪。四座且莫喧。十五從軍征。三首類樂

府體。餘則未能完美耳。又楊用修集所載。閨中有一婦

一篇。淺近不類。未敢收錄。青袍似春草。長條隨風舒。疑

亦非漢人語。

詩源辨賞 卷之三
十九首固皆本乎情興。而出於天成。其外如上山采蘼蕪等。雖有優劣。要亦非用意爲之也。胡元瑞云。十九首及諸雜詩。隨語成韻。隨韻成趣。詞藻氣骨。畧無可尋。而興象玲瓏。意致深婉。元美乃云。十九首人謂無句法。非也。極自有法。無階級可尋耳。又云。東風搖百草。稍露崢嶸。便是句法爲人所窺。豈以漢人亦有意斂藏耶。善乎趙凡夫云。古詩在篇不在句。後人取其句字爲法。謂之步武可耳。何嘗先自有法。

漢人古詩。本未可以句摘。但魏晉以下。既有摘句。而漢人無摘。不足以較盛衰。今姑摘起結數十語。以見大畧。起

語如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

涯。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窻

牖。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

道。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

蘿。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以

綠。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

路。結語如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

力加餐飯。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爲雙鴻鵠。奮

翅起高飛。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

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人生非金石。豈

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馳情整巾帶。沉吟聊躑躅。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純與素。等句。不但語出天成。而與象玲瓏。意致深婉。亦可槩見。熟詠全篇。則建安以還。高下自別矣。

古詩五言四句。如采葵莫傷根。南山一樹桂。二篇格甚高。

古語甚渾樸。有天成之妙。此五言絕之始也。下流至曹子建五言

四日暮秋雲陰。乃六朝人詩。菟絲從長風。則六朝樂府

語耳。

武帝諱徹之楚辭瓠子二歌。質勝於文。氣格蒼古。秋風辭。

字曰通

文質得宜。格在其中。王元美云。漢武固是詞人。秋風一章。幾於九歌矣。胡元瑞云。大風。千秋氣槩之祖。秋風。百

代情致之宗。已上元樂府雜言李夫人歌。僅十數言。而

委婉有致。意味無窮。楚聲落葉哀蟬曲。聲調極靡。而題亦非古。出於王子年拾遺。偽撰無疑。仲默擬之。不能辨

七言歌謠。其來雖遠。而真偽莫辨。詩則始於漢武帝。栢梁

臺聯句。栢梁詩。羣臣各以其職詠一句。殊不成章。且其

語太質野。未可為法。胡元瑞云。栢梁句調太質。與寄無

存。不足貴也。已上元然平子四愁子。栢燕歌。晉人白紵

每句用韻。實本於此。又不可缺。後人因謂每句用韻者

為栢梁體因并錄之

屈宋楚辭本千古辭賦之宗。而漢人摹倣盜襲不勝饜飮。惟小山招隱士一篇聲既峻絕而語復奇警。在屈宋後。矯矯獨勝。胡元瑞云求騷於漢之世其招隱乎。較之秋風招隱奇秋風正。太白多類招隱。子美常近秋風。

淮南王招懷天下之士。故小山作招隱士以招之。大意言山林險阻。虎豹叫噪。不可久處。與後人招隱之意相反。王逸謂小山傷閔屈原。雖身沉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以章其志。可為絕倒。

卓文君樂府五言白頭吟。沛然從肺腑中流出。其晉樂所

奏一曲。乃後人添設字句。以配音節耳。樂府滿歌行。西門行。東門行。及甄后塘上行。皆然。昔人稱李延年善於增損古詞。則樂府於古詞信有增損者。

李陵字少卿蘇武字子卿五言昭明選錄諸文選。劉勰乃云。成

帝品錄三百餘篇。而詞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

婕妤見疑於後代也。愚按左氏傳子長不及見。左傳漢初出於張蒼家。文帝時賈誼為訓詁。授趙人貫公。未行於世。至建武時。陳元最明。左傳上書訟之。乃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封卒。復罷其後。賈逵服虔皆為訓解。至魏遂行於世。漢書所載。而史記有弗詳者。正以當時書籍未盡出故耳。由是言之。成帝品錄

而不及蘇李。又何疑焉。東坡嘗謂蘇李之天成是矣。至

因劉子玄辯李陵書非西漢文乃謂蘇李五言亦後人所擬亦不免為惑蘇李七篇雖稍遜十九首然結撰天成了無作用之跡決非後人所能若文苑所載錄別數首則後人因七篇而廣之者元美謂雖總雜寡緒而渾樸可詠固不必二君手筆要亦非晉人所能辨也又摯虞云晉初人李陵眾作總雜不類殆是假託非盡陵志至其善篇有足悲者總雜不類蓋指錄別善篇足悲乃謂文選所錄耳以此觀之其來遠矣然總之言亦有所據初非謬妄

馮元成云少卿怨而不怒子卿哀而不傷愚按少卿三篇

慷慨悲懷自是羈臣口吻子卿四首雖稍為散緩而頓挫抑揚亦是西京風範然摯虞論李陵而不及蘇武劉勰鍾嶸與昭明同時而亦不及武者蓋亦有未見耳少卿如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等句皆羈臣口吻也子卿如况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為鴛鴦與鴛今為參與辰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從此辭請為遊子吟泠泠一何悲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等句皆頓挫抑揚者也

鍾嶸云。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皎然云。李陵。蘇武。天與其性。

發言自高。未有作用。十九首辭精義炳。婉而成章。始見

作用之功。作用之功即所謂完美也。見班固論中下卷。言作用之跡正與功字不同。功則猶為自然。

跡則有形。可求矣。信如此說。則五言不始於十九首矣。

宋人謂蘇李詩。在長安而言江漢。又謂獨有盈觴酒與十

九首。盈盈一水間。俱不避惠帝諱。疑皆非漢人詩。愚按

子卿第四首。乃別友詩。安知其時不在江漢。又韋孟諷

諫詩。總齊羣邦。於高帝諱且不避。何必惠帝。趙凡夫云。

說文止諱東漢秀。莊。烜。祐。四字。而於西漢邦盈以下。皆

不諱也。

漢稱蘇李。李豈讓蘇。魏稱嵇阮。嵇寧勝阮。以至晉之潘陸

宋之顏謝。陳之徐庾。唐之高岑。錢劉。元白。皆順聲而呼。

非以先後為優劣也。

昭帝諱弗陵。字曰丕。黃鵠淋池二歌。皆樂府楚聲也。黃鵠氣格蒼

古。聲韻峻絕。淋池情雖蕩。而氣則淳。然淋池出於王子

年拾遺。真偽亦不可知。

王嬙四言怨詩。蓋樂府體也。制作雖工。而敘述太周。用意

太切。出於偽撰無疑。

班婕妤樂府五言怨歌行。託物興寄。而文采自彰。馮元成

謂怨而不怒。風人之遺。王元美謂可與十九首蘇李並

驅是也成帝品錄詞人不應遂及後宮不必致疑其說見蘇

李論中

趙飛燕樂府楚聲有歸風送遠操語甚淺易而題亦非古亦偽撰也。

馬援字文淵樂府雜言武溪深行僅二十餘言情景相融鬱

紆有致是樂府妙境。

傅毅字武仲四言廸志詩二章之後實可繼響當作八章。

班固字孟堅四言明堂辟雍靈臺諸詩非雅非頌其體為變

五言詠史一篇則過於質直鍾嶸云班固詠史質木無文是也。

予嘗謂漢魏五言由天成以變至作用故編次先十九首

次蘇李班婕妤次魏人然劉勰云成帝品錄三百餘篇

而詞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

也又或疑十九首多建安中曹王所製其說亦似有見

班固詠史質木無文當為五言之始蓋先質木後完美

其造詣與唐人相類漢先西京論四言雜言也晉以後

五言則文益勝矣

張衡字平子四言怨篇得風人之致然僅止一章恐非全詩

樂府五言同聲歌較之西京始見作用之跡

張衡樂府七言四愁詩兼本風騷而其體渾淪其語隱約

有天成之妙當為七言之祖下流至曹子桓燕歌行胡元瑞云四

愁章法實本風人句法率由騷體又云離騷盛於楚漢

一變而為樂府犬風垓下等歌體雖不同詞實並駕乃變之善

者也愚按離騷變為樂府而四愁則尤善云如我所思

今在泰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霑翰美人贈

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為懷

憂心煩勞等章體皆渾淪語皆隱約者也此未可句摘故錄首章以

見大畧後燕歌行白紵舞歌行路難皆同蓋欲小論另成一書也

朱穆四言絕交詩語甚庸鄙不當以古質目之蓋漢人詩

雖人止數篇亦自有當家也

靈帝諱宏樂府楚聲有招商歌聲氣與昭帝淋池歌相類然

亦出於子年拾遺真偽亦不可知

高彪字義方五言清誠一篇蒼莽古質與曹孟德相類趙壹

字元叔鄴炎字文勝孔融字文舉秦嘉字士會五言俱漸見作用

之跡而壹炎融則用意尤切蓋其時已與建安相接矣

徐昌穀云孔融臨終詩大類銘箴語胡元瑞云趙壹疾

邪詩句格猥凡漢五言最下者俱得之矣

後漢書蔡琰字文姬歸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愚

按五言一章與焦仲卿妻詩相類陳繹曾謂真情極切

自然成文是也但篇首十數語稍見鄙拙耳胡元瑞謂

猶褚先生學太史者。非其楚調一章。語雖猥凡。然自是

琰作。胡笳十八拍。出於偽撰無疑。王元美云。胡笳十八

拍。輒語似出閨襜。而中雜唐調。非文姬筆也。中如城頭

滅疆場征戰何時歇。殺氣朝朝衝塞門。胡風夜夜吹邊

月。胡笳本自出胡中。援琴翻出音律同。數語乃唐調也。

漢人樂府五言與古詩體各不同。古詩體既委婉而語復

悠圓。樂府體既軼蕩而語更真率。下流至曹子建樂府五言蓋樂府

多是敘事之詩。不如此。不足以盡傾倒。且軼蕩宜於節

奏。而真率又易曉也。趙凡夫謂凡名樂府皆作者一一

自配音節。予未敢信。樂府如長歌。變歌。傷歌。怨詩等。與

古詩初無少異。故知漢人樂府已不必盡被管絃。况魏

晉以下乎。若云采詞以度曲。則十九首。蘇李等篇。皆可

入樂府矣。元微之樂府古題序。亦未盡得。

漢人樂府五言。軼蕩宜於節奏。樂之大體也。如白頭吟。塘

上行等。後人添設字句。以配音節。樂之律調也。其他亦

必有添設字句者。但不盡傳耳。初非作者自配音節也。

若雜言諸作。則又不可槩論。

漢人樂府五言。有歌行篇引等目。名雖不同。而體則無甚

分別。後人必欲於樂府諸名辯之。恐不免穿鑿耳。今試

舉樂府數篇。而隱其名。有能別其為歌。為行。為篇。為引

者。則予為無識矣。茂秦元瑞亦嘗言之。

漢人樂府五言如相逢行羽林郎陌上桑等古色內含而華藻外見可為絕唱如相逢行云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鄲娼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黃金絡馬頭觀者盈道傍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羽林郎云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銀鞍何煜爚翠蓋空踟躕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盤鱸鯉魚陌上桑云羅敷喜蠶桑采桑城南隅青絲為籠係桂枝為籠鈎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細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東方千

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直千萬餘等句皆古色內含華藻外見者也晉宋而下文勝質衰綺靡不足觀矣

漢人樂府五言焦仲卿妻詩真率自然而麗藻間發與陌上桑竝勝人未易曉何仲默云古今惟此一篇凡歌辭簡則古此篇愈繁愈古王元美云孔雀東南飛質而不俚亂而能整敘事如畫敘情若訴長篇之聖也已上六句元美語然命如南山石二句上下或有脫簡

漢人樂府雜言有鏡歌十八曲中多警絕之語但全篇多

難解。及迫詰屈曲者。或謂有缺文斷簡。或謂曲調之遺聲。或謂兼正辭填調。大小混錄。其意義明了。僅十二三耳。于鱗元美篇篇擬之。豈獨有神解耶。中惟上陵君馬黃有所思。上邪臨高臺五篇。稍可讀。姑錄之。如山出黃雀亦有羅。雀以高飛奈雀何。水深激激蒲葦冥冥。梟騎戰鬪死。駑馬徘徊鳴。湯湯回回。臨水遠望。泣下沾衣。桂樹爲君船。青絲爲君竿。木蘭爲君權。黃金錯其間。芝爲車。龍爲馬。覽遨遊。四海外。美人歸以南。駕車馳馬。美人傷我心。佳人歸以北。駕車馳馬。佳人安終極。君有他心。樂不可禁。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

問遺君。雙珠玳瑁簪。聖人出。陰陽和。美人出。遊九河。衰山無陵。江水爲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臨高臺以軒。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等句。皆爲警絕者也。于鱗雖多相肖。而不免於襲。元美則別一調矣。

漢人樂府雜言。如古歌。悲歌。滿歌。西門行。東門行。豔歌。何嘗行文。從字順。軼蕩自如。最爲可法。烏生。王子喬。董逃。行。孤兒行。婦病行。語雖奇古。中有不可解。不可讀者。然滿歌而下。實爲孟德。子桓。雜言之祖。學者苟能一一強記。則識見高遠。下筆蒼古。而於後人擬古等作。可別其

遠近矣。中如王子喬云。王子喬參駕白鹿上至雲。戲遊
遨。東遊四海五嶽。上過蓬萊紫雲臺。三王五帝不足
令。令我聖朝應太平。董逃行云。但見芝草葉落紛紛。
教敕凡吏受言。采取神藥若木端。玉兔長跪擣藥蝦
蟇丸。奉上陛下。一玉梓。陛下長生老壽。四面肅肅稽
首。天神擁護左右。陛下長與天相保守。孤兒行云。父
母在時。乘堅車。駕駟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賈。南到
九江。東到齊。與魯臘月來歸。不敢自言苦。淚下漉漉。
清涕壘壘。冬無複襦。夏無單衣。等句。亦可為警絕者
矣。

漢人樂府雜言。如董逃行。鴈門太守行。詞意與題。全不相
類。疑別有古詞。此但習其聲調耳。曹孟德陌上桑。秋胡
行。亦然。

詩源辯體卷之四

漢魏辯

魏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漢魏五言滄浪見其同而不見其異元瑞見其異而不見

其同愚按魏之於漢同者十之三異者十之七同者為

正而異者始變矣漢魏同者情興所至以不意得之故

其體皆委婉而語皆悠圓有天成之妙魏人異者情興

未至始着意為之故其體多敷敘而語多構結漸見作

用之跡故漢人篇章人不越四五而魏人多至於成什

矣此漢人潛流而為建安乃五言之初變也

下流至陸士衡諸公

五言謝茂秦云詩以漢魏並言魏不逮漢也斯言當矣又

云。建安率多平仄穩貼。此聲律之漸。則謬言耳。蓋魏人

雖見作用實有渾成之氣。雖變猶正也。况於平仄之間

乎。魏詩惟曹子建游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似若平仄穩貼實偶然耳 以下八

則論漢魏之不同

漢魏同者情興所至以情為詩。故於古為近。魏人異者情

興未至以意為詩。故於古為遠。同者乃風人之遺響。異

者為唐古之先驅。陳繹曾云。東都以上主情。建安以下

主意。此前人未嘗道破。

漢人五言體皆委婉而語皆悠圓。有天成之妙。魏人如曹

子桓雜詩二首。及長歌行二首。曹子建雜詩六首。及明

月照高樓。劉公幹職事相填委。汎汎東流水。鳳凰集南

嶽。王仲宣吉日簡清時。列車息眾駕。日暮游西園。徐偉

長浮雲何洋洋。委婉悠圓。亦有天成之妙。如子桓兄弟

共行遊。清夜延貴客。良辰啓初節。子建初秋涼氣發。從

軍度函谷。嘉賓填城闕。置酒高殿上。公幹永日行遊戲

誰謂相去遠。及贈五官中郎將四首。仲宣自古無殉死

朝發鄴都橋。及七哀詩三首。委婉悠圓。俱漸失之。始見

作用之跡。至如子桓觀兵臨江水。子建名都多妖女。白

馬飾金羈。九州不足步。仙人攬六箸。驅車揮駑馬。盤盤

山巔石。仲宣從軍有苦樂。涼風厲秋節。悠悠涉荒路。體

皆敷敘。而語皆構結。益見作用之跡矣。漢人樂府如羽林郎陌上桑焦

仲卿妻詩等乃敘事之體故篇什雖長不害為天成魏人如曹子建美女篇名都篇白馬篇等則事由創撰故

其敷敘不免為作用耳然今人學魏人或相類而學漢人多不相

類者蓋作用可能而天成未易及也。

或問魏人五言較漢人氣格似勝何也曰漢人五言本乎

天成其氣格自在魏人漸見作用語多構結故氣格似

勝知此則太康元嘉可類推矣。

漢魏五言由天成以變至作用非造詣有深淺也徐昌穀

云魏詩門戶也漢詩堂奧也斯言謬矣然後之學者時

代既降風氣亦漓苟非自魏而入漢則恐失之卑弱耳

胡元瑞云滄浪言漢魏尚矣不假悟也康樂至盛唐透徹

之悟也此言似而未核漢人直寫胸臆斷削無施嚴氏

所云庶幾實錄建安以降稍屬思惟便應懸解非緣妙

悟曷極精深愚按滄浪之言本無可疑元瑞之辯愈見

其惑蓋悟者乃由窒而通故悠然無着洞然無礙即禪

家所謂解脫也魏人五言由天成以變至作用乃無着

而有着無礙而有礙而謂之妙悟可乎若康樂既極雕

刻而獨以池塘生春草為佳句斯可為悟但謂之透徹

之悟則非矣大抵漢魏之詩滄浪得其要而弗詳元美

元瑞詳而弗得其要其他未容措一喙也。元美謂東風

句法為人所窺
是不得其要也

先正謂國不如左。左不如檀。謂國語枝蔓。左傳紆餘。而檀

弓簡約也。予嘗以詩比之。魏詩如國語。漢詩如左傳。國

風如檀弓。但左傳乃因繁以就簡。魏詩則由簡以趨繁

耳。按左氏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國別為語。旋
獵其英華。作春秋內傳。而先所采集草藁。具存時人

傳之號國語
謂之外傳

漢魏五言。各有盛衰。東京之於西京也。乃時代不同。正始

之於建安也。實功力有異。故東京張衡而後。其作用始

著。正始阮籍而外。則散漫無倫。

鍾嶸云。曹公

名操。字孟德。追謚武帝。

古直甚有悲涼之句。戲

字元仲。不之子。

謚明。不如不。字子桓。操之子。謚文帝。

亦稱三祖。武帝。太祖。文帝。高祖。明帝。烈祖。按

嶸詩品。以不處中品。曹公及戲居下品。今或推曹公。而

劣子桓兄弟者。蓋鍾嶸兼文質。而後人專氣格也。然曹

公才力。實勝子桓。以下分論
魏人詩歌

王元美云。曹公莽莽。古直悲涼。子桓小藻。自是樂府本色。

子建天才流麗。雖譽冠千古。而實遜父兄。何以故。才太

高。詞太華。愚按元美嘗謂子桓之雜詩二首。子建之雜

詩六首。可入十九首。而此謂子建才太高。詞太華。而實

遜父兄。胡元瑞謂論樂府也。然子建樂府五言。較漢人

雖多失體。詳論於後實足冠冕一代。若孟德薤露。蒿里。是過

於質野。子桓西山彭祖朝日朝遊四篇。雖若合作。然雜詩而外去。弟實遠。謂子建實遜父兄。豈為定論。

魏人樂府四言。如孟德短歌行。子桓善哉行。子建飛龍篇。等。其源出於采芝鴻鵠。軼蕩自如。正是樂府之體。不當於風雅求之。

孟德子桓樂府雜言聲調。出於漢人滿歌行等。孟德氣格雖古。然適用者少。子桓小加藻麗。然亦無全作。詩紀所編何嘗快一篇。乃古辭也。

子桓五言。在公幹仲宣之亞。鍾嶸詩品。以公幹仲宣處上品。子桓居中品。得之。元瑞謂子桓過公幹仲宣遠甚。予

未敢信。

子桓樂府七言。燕歌行。用韻。祖於栢梁。較之四愁。則體漸

敷。敘語多顯直。始見作用之跡。此七言之初變也。下流至晉

無名氏白如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羣燕

辭歸。鴈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何為

淹留。寄他方。賤妾犢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

淚下。霑衣裳。援琴鳴絃。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

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

何辜。限河梁。首章全篇等章。體皆敷敘。語皆顯直者也。

甄后樂府五言。塘上行情。思纏綿。從肺腑中流出。與文君

白頭吟媲美。或以為孟德作。何耶。

鍾嶸云。陳思曹植字子建。封陳王。字曰思。為建安之傑。公幹劉楨。字季真。魏太子曹芳之庶弟。仲宣王粲。字季重。山陽高平人。少與粲同。為粲所愛。粲為漢末名士。與徐幹。趙雲。阮瑀。陳琳。徐幹。等。號為建安七子。

為輔。按魏書。王粲傳。始文帝及植皆好文學。粲與徐幹。

字偉。陳琳。字孔璋。阮瑀。字元瑜。應瑒。字德璉。劉楨。竝見友善。自

邯鄲淳。繁欽。路粹。丁儀。丁廙。楊脩。荀緯等。亦有文采。而

不在七子之例。已上王粲傳。故魏自文帝為五官中郎將。植

與粲等六人。實稱建安七子。然文帝典論。論七子之文。

無曹植。有孔融者。元瑞以為弟兄相忌。故也。或即以融

與粲等為七子。而遺植。非矣。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

詩。時文帝未為太子。及李于鱗代從軍公讌詩。皆有植無融。

子建仲宣四言其體出於二韋。然二韋意雖矜持。而典則

莊嚴。古色照暎。猶有古詩人風範。子建仲宣則才思逸

發。華藻爛然。自是詞人手筆。然仲宣較子建才力不啻

什伯也。子建朔風五章。應詔五章。責躬十一章。仲宣贈

蔡子篤四章。贈士孫文始七章。贈文叔良五章。思親七

章。諸家皆不能分。下流至二陸。潘安仁四言。

仲宣太廟頌。俞兒舞。其體出於房中郊祀。太廟四言。稍為

平典。而古色弗如。三言則遠甚矣。俞兒舞雜言。語雖顯

明。而日就猥下。殆與繆襲鼓吹曲相若。

漢人五言。有天成之妙。子建公幹仲宣始見作用之跡。此

雖理勢之自然。亦是其才能作用耳。以徐幹、陳琳、阮瑀諸子相比。則知之矣。陸機爲太康之英。謝客爲元嘉之雄。非有才不足以濟變也。

漢人五言本乎天成。固無堂奧可臻。魏人雖漸見作用。然亦無階級。無造詣。但才高者更條達華贍耳。鍾嶸云。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此但以其才質所就言之。必至李杜高岑。方可以堂室論也。

漢人五言得於偶然。故其篇章人不越四五。至建安諸子始專力爲之。而篇什乃繁矣。劉勰云。建安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慷慨以

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惟取昭哲之能。此其所同也。按文帝如羅綺從風飛。長劍自低昂。絃歌發中流。悲響有餘音。樂極哀情來。

寥亮摧肝心。子建如將騁萬里途。東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閑。國讐亮不塞。甘心思喪元。滔蕩固大節。時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無願爲世儒。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隣。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驚風飄白日。光影馳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遒。公幹如永日行遊戲。歡樂猶未央。遺思在玄夜。相與復翱翔。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

歸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仲宣如吉日簡清時。從君出西園。方軌策良馬。竝驅厲中原。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逍遙河堤上。左右望我軍。等句皆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者也。胡元瑞云。魏之氣雄於漢。然不及漢者。以其氣也。馮元成亦言。詩至建安而溫柔乖。其以是夫。

魏人

五言體多敷敘語多構結敷敘者舉見於前

見此卷第三則

構結者畧摘以見文帝如野田廣開闢川渠互相經。絃歌奏新曲。遊響拂丹梁。白旄若素霓。丹旗發朱光。齊倡發東舞。秦箏奏西音。子建如山岑高無極。涇

渭揚濁清。亮懷璵璠美。積久德逾宣。育來不虛歸。觴至反無餘。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鳴儔嘯匹侶。列坐竟長筵。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公幹如華館寄流波。豁達來風涼。乖人易感動。涕下與衿連。清歌製妙聲。萬舞在中堂。自夏涉玄冬。彌曠十餘旬。白露塗前庭。應門重其關。仲宣如涼風撤蒸暑。清雲却炎暉。陳賞越丘山。酒肉踰川坻。泛舟蓋長川。陳卒被隰垆。日月不安處。人誰獲恒寧。萑蒲竟廣澤。葭葦夾長流。等句語皆構結較之西京迥然自別矣。

言派奔骨 卷之四
建安七子雖以曹劉爲首。然公幹實遜子建。子桓與吳質書稱公幹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倫。正以弟兄相忌。故耳。鍾嶸謂陳思之於文章。文章詩賦通稱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信矣。昭明不能多錄。惜哉。

或問漢魏五言本於國風。而子建贈白馬王詩實法大雅何也。曰。子建與白馬任城俱朝京師。任城旣被害。子建與白馬還國。有司以二王歸蕃。道路宜異宿止。子建意毒恨之。故其詩有鴟鴞鳴衡柅。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疎之句。蓋亦當變雅耳。固未可爲風也。卽此而推。則凡他出於雅者。亦各有宜耳。

子建贈白馬王詩體旣端莊。語復雅鍊。盡見作者之功。少時讀之。了不知其妙也。元美極稱之。謂悲婉宏壯。情事理境。無所不有。

謝茂秦謂古詩十九首。不作意。是家常話。子建游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是官話。予謂擬之未當。若子建贈白馬王詩。則全是官話也。然當官自不可無。此風雅之辨。

漢人樂府五言體旣軼蕩。而語更真率。子建七哀。種葛浮萍。而外體旣整秩。而語皆構結。蓋漢人本敘事之詩。子建則事由創撰。故有異耳。較之漢人。已甚失其體矣。下流

至陸士衡樂府五言

言派辨骨 卷之四
子建樂府五言種葛浮萍二篇。或謂於漢人五言為近。非也。漢人委婉悠圓。有才不露。子建二篇。則才思逸發。情態不窮。王敬美謂子建始為宏肆。多生情態。是也。學者於此能別。方可與論十九首矣。

子建樂府五言。七哀。種葛。浮萍。而外。惟美女篇。聲調為近。外惟名都篇云。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麗且鮮。鬪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白馬篇云。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數語稍類樂府。餘則謂之乖調矣。說見陸士衡論中

子建樂府五言。七哀。種葛。浮萍。美女。而外。較漢人聲氣為

雄。然正非樂府語耳。

子建五言四句。如逍遙芙蓉池。慶雲未時興。二篇較之漢

人始見作用之跡。

上源於漢無名氏五言四句。下流至張孟陽五言四句。

子建七言。有秋思詠一篇。聲調與子桓燕歌行相類。宋本作秋思詠。而今集作愁思賦。非也。馮元成云。詞實詠秋。為詠則佳。為賦則拙。

公幹詩。聲詠常勁。仲宣詩。聲韻常緩。子建正得其中。鍾嶸

稱公幹氣過其文。仲宣文秀而質。羸是也。五言公幹如

靈鳥宿水裔。仁獸游飛梁。華館寄流波。豁達來風涼。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

涼風吹沙礫。霜風何皚皚。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輝。
等句。聲韻爲勁。仲宣如常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今日
不極歡。含情欲待誰。軍中多飢饉。人馬皆溢肥。徒行
兼乘還。空出有餘資。征夫懷親戚。誰能無戀情。撫衿
倚舟檣。眷眷思鄴城。等句。聲韻爲緩。然要是氣質不
同。非有意創別也。

公幹。仲宣。一時未易優劣。鍾嶸以公幹爲勝。劉勰以仲宣
爲優。予嘗爲二家品評。公幹氣勝於才。仲宣才優於氣。
鍾嶸謂陳思已下。植稱獨步。元美謂二曹龍奮。公幹角
立。是也。文帝典論稱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竊
謂以仲宣代應瑒更切。

七子之中。徐幹。陳琳。阮瑀。五言旣無天成之妙。又少作用
之功。此雖其才力不逮。亦是各有所長耳。按文帝典論。
稱徐幹之賦。琳瑀之章表書記。可見七子之名。非皆以
其詩也。徐幹如不聊憂餐食。慷慨常飢空。時不可再
得。何爲自愁惱。陳琳如東望看疇野。迴顧覽園庭。
收念還房寢。慷慨詠墳經。阮瑀如身盡氣力。索精魂
靡所廻。應瑒如辯論釋鬱結。援筆興文章。等句。頗
傷拙劣。或反以爲高古而學之。則失之千里矣。

應瑒五言建章臺詩。才思逸發。而情態不窮。然未可謂靡。

應璩

字休璉

百一詩則猶近拙樸徐昌穀云應瑒巧思逶

迤失之靡靡休璉百一微能自振然傷媚焉是慕好古之名而不得其實者也

繁欽

字休伯

樂府五言定情詩才思逸發而情態橫生中用

一法數轉可為長篇之式馮元成云休伯定情詩何其蔓繞然有倫有趣頗得國風之體

建安之詩體雖敷敘語雖構結然終不失雅正至齊梁以

後方可謂綺麗也劉公幹公讌詩云投翰長歎息綺麗不可忘是歎一時所見之綺麗耳即文帝詩感心動耳

綺麗難忘也李太白詩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蓋傷

大雅不作正聲微茫故遂言建安以來辭賦綺麗已不

足珍猶韓退之石鼓歌云羲之俗書趁姿媚是也此皆

豪士放言耳蕭士贊即引公幹語註釋李詩指以為實

非寔人前說夢耶

吳質

字季重

五言思慕詩與徐幹陳琳相伯仲

繆襲

字熙伯

五言挽歌一首在徐幹陳琳之上雜言鼓吹曲

雖調變鏡歌而句則出於郊祀然語實猥下較之仲宣

益不足法韋昭而下更多麤率然竟為後世廟樂之祖

明帝五言遠遜厥父樂府四言短歌行善哉行語多庸鄙

雖雜言步出夏門行華藻俊逸與諸作不類疑是子桓

之詩。

正始體嵇名康字叔夜阮名籍字嗣宗為冠。王元美云嵇叔夜土木

形骸。不事藻飾。想於文亦爾。如養生論。絕交書。類信筆

成者。詩少涉矜持。更不如嗣宗。愚按叔夜四言雖稍入

繁衍。而實得風人之致。以其出於性情。故也。惟五言或

不免於矜持耳。

叔夜四言微風清扇一篇。雖調越風雅。而情興躍如。蓋三

曹樂府之流也。

嗣宗五言詠懷八十二首。中多興比。體雖近古。然多以意

見為詩。故不免有跡。其他託旨太深。觀者不能盡通其

意。鍾嶸謂其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是也。顏延

年云。阮公身事亂朝。常恐遇禍。因茲詠懷。雖志在譏刺。

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也。予所錄三十篇。則

庶幾焉。

嗣宗詠懷。比喻太切。故不免有跡。後人雜詩。感遇等作。不

為漢人。而多法嗣宗者。正以有跡可求。故耳。與學漢魏第四則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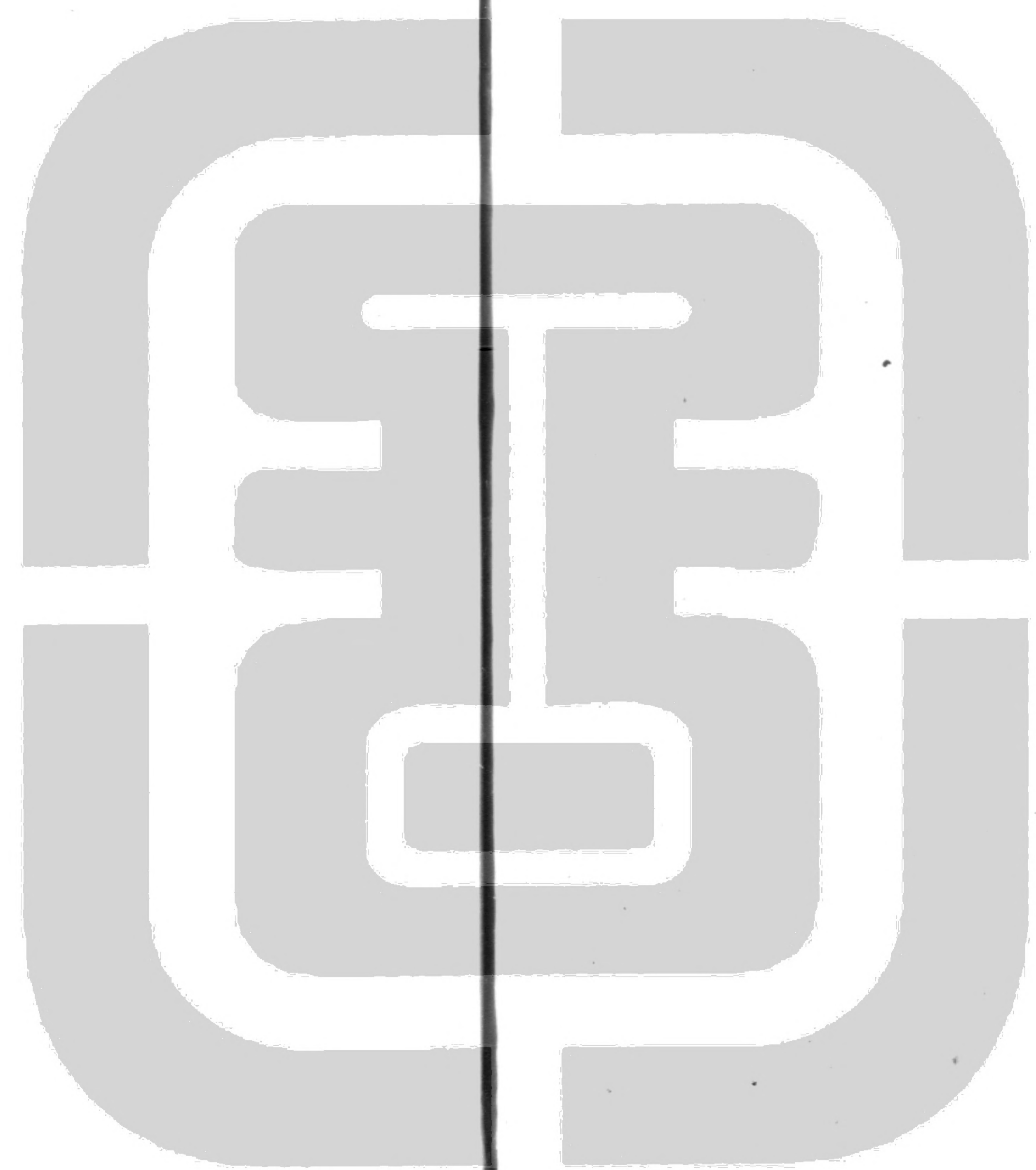
看且體雖近古。而意實多同。恐非出一人之手。

何晏字平叔五言二篇。託物興寄。體製猶存。嵇喜字公穆五言

華堂臨浚沼一篇。則蘭亭諸詩之祖。郭遐周五言郭遐

一叔四言。俱不為工。阮侃五言。則更繁蕪矣。

詩源辨體 卷之四



Fragment of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tear in the paper. The visible characters appear to be in vertical columns, likely in Chinese or Japanese.

書